

第三章 合围攻坚

中国军队浴血奋战，步步进逼，逐渐缩小包围圈；歼灭上肥原师团指日可待。然而，在各部即将攻克敌主要据点时，蒋介石为何命令他们停止进攻，向平汉线以南撤退？即将获胜的兰封会战，为何功亏一篑？



1. 战区长官部署东西合围，最高统帅下达歼敌命令

土肥原率第十四师团主力于5月22日突破中国军队兰封—杞县间防线之后，随即组织数股“快速部队”分头进击，以一部绕过罗王车站，于兴隆集附近炸毁陇海铁路，以阻止开封方面的中国军队东进增援；以一部攻占兴隆集东北面的白寨、杜良寨，企图进而攻占黄河南岸的陈留口，以打通至北岸贯台的运输线，得到军火给养，其主力则计划首攻罗王寨，继而占领三义寨与曲兴集。这三个大村寨都靠近黄河，易于得到河北日军的兵力及物资支援，占领后，可以此三地据点，进而攻取开封。

日军所谓“快速部队”，即以坦克、骑兵为主组成小股部队，从数百人到千余人不等。这些部队利用豫东平原地势开阔平坦，机械化部队易于施展威力的特点，对中国军队的据点进行闪电式攻击，得手便增加步兵予以巩固阵地，攻击失败则转眼间逃之夭夭，并且常于中日两军大部队对战之际，突然出现于中国军队的侧背，进行奇袭，使其侧背受到威胁。另外还起到分散中国军队注意力，造成四处有敌的假象。

日军快速部队行踪飘忽不定，四处出击，令中国军队防不胜防，在豫东战役中占了不少便宜。程潜曾在《第二战区鲁西豫东作战所得之经验教训》中特别提到日军快速部队的危害性及防御办法，容当后录。

蒋介石在郑州度过了愤怒而繁忙的一周之后，曾有两天放松一下的机会。5月19日之后，兰封、归德间战事进展顺利，可谓捷报频传。蒋介石在此期间，以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参加长官部设的宴会，接见慰问团和新闻记者。他开始变得很有信心，徐州虽已不守，但豫东却可以变成歼灭日军精锐部队的战场。

但是，这样的好时光毕竟太短暂了一些。三天之后，蒋介石的好心情便被土

肥原师团闪电般的进攻彻底破坏了。

兴隆集附近出现敌踪、铁路被炸的消息传来，他一时还能保持从容镇定、闻变不惊的统帅气派。但土肥原主力突破兰一杞防线，向铁路以北守军发动进攻的报告，则使他无法再从容下去。他打电话把桂永清责骂了一通之后，便命王世和去找程潜。

程潜接到土肥原主力窜至兰封以西的报告，也深感吃惊，正忙着给开封以东各部队打电话，做御敌部署。听王世和说委员长要他速去，急忙挂断电话，匆匆赶往地下室。他明白，蒋介石叫他去，是为了敌军西窜之事。

程潜走进地下室，蒋介石一面让座，一面命王世和沏茶，然后，他开门见山地说：“颂云先生，情况你可能已经知道了，我现在请你来，是要问你，开封以东集结了哪些部队，部署情况如何，以前，我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兰封与归德之间，想不到老奸巨猾的土肥原居然突破我军兰一杞防线……这个，你有什么计划也可以谈一谈。”

蒋介石对比他年长5岁，并且早年曾追随孙中山革命的程潜一向颇为尊重，从他的称呼上可以显示出来。

蒋介石对下属的称呼，是根据关系的亲疏而有所区别的。如对陈诚、薛岳、张治中、林蔚等人，是直呼其字，如辞修、伯陵、文白、蔚文；对何应钦、李宗仁、张群、商震等人，则在字的后面加一“兄”字，如敬之兄、德邻兄、岳军兄、启予兄；对李济深、程潜等人，则在字的后面加“先生”二字，如任潮先生、颂云先生；对白崇禧、刘斐等人，既不呼字，也不呼名，而是直呼其职衔，如白副总长，刘次长；只有对孔祥熙例外，称其为“庸兄”^①，而孔祥熙则称蒋介石为“介弟”。

当然，在一些公开场合下，他则一律称呼下属的职衔。

程潜在接到土肥原师团西窜的报告后，已对应付战局的变化经过一番思考，初步拟就了一个腹案，所以当蒋介石垂询时应答如流。他起身走到地图前，一面比画，一面说：“开封附近集结的部队完全可以构成牢固屏障，拒敌于开封以东。迄止今日，胡寿山军团的第一军、桂率真军的第三十六师已先后运抵开封以东，在北面，有我刘和鼎第三十九军和商启予集团军的第十四独立旅，防守黄河南岸一线，总兵力为敌数倍，开封南北一线可保无虞。

“至于下一步歼敌计划嘛，依在下之愚见，可以胡寿山第一军与刘和鼎第三十九军为西路军，将第三十六师配属给胡寿山指挥，骑兵旅配属给刘和鼎指挥。另命兰封以西之李、宋、俞、桂等军及第一〇六师、第三十五师等部队将主力西移，为东路军。以东、西两路军对敌进行合围，尔后将敌盘踞之据点各个击破。到那时，兰封、开封间村落田野，便是土肥原师团的葬身之地。”

“颂云先生这个计划很好，不过，徐州与淮北之敌一旦西犯，我恐怕兰封以东缺乏有力部队进行阻击。”蒋介石说。

“归德一带有我四个师的兵力，可以阻击徐州正面之敌；在北面，有孙桐萱第三集团军的两个师；在淮北，有汤恩伯军团和刘汝明第六十八军。依在下愚见，敌一时尚难以调集重兵西进，即使敌可以突破我归德南北一线，我仍可速调兰封附近李、宋、俞、桂等军，南移睢县、杞县、太康一带阻敌西进，这一点委员长可以放心。”

“好，你就按以上计划下命令吧。”蒋介石把程潜送到卧室门口，又嘱咐说：“告诉各部将领，要他们努力作战，务必速决，以免土肥原部队与东西之敌互相策应，对我军形成夹击之势。”

程潜走后，蒋介石心里较以前踏实了许多。他用冷水洗了一下脸，然后倒在藤躺椅上，闭目稍休。他希望兰封会战能够尽快结束，地下室虽然安全，程潜也尽量把他的生活安排得比较舒适。但与武汉的别墅相比，条件实在差得多。再说，他已多日未与夫人欢聚了。

然而领袖毕竟是领袖，对安逸生活的眷恋不过是一念之间，片刻后，他的思绪重又转向豫东战场。程潜围歼土肥原的计划倒是切实可行，不过，他对整个抗日战局的估计未免过于乐观了些。现在，他必须尽快消灭土肥原师团，结束豫东战事，以免除心头之患。否则，徐、淮方面日军一旦西进，而我军再出现一个像桂永清这样的将领，局面将不堪收拾……他必须“御驾亲征”，赴开封指挥作战，他要亲眼看着他的军队全歼土肥原师团！想到这里，他又命王世和去找晏勋甫。他要叫参谋长负责为他做好启程前的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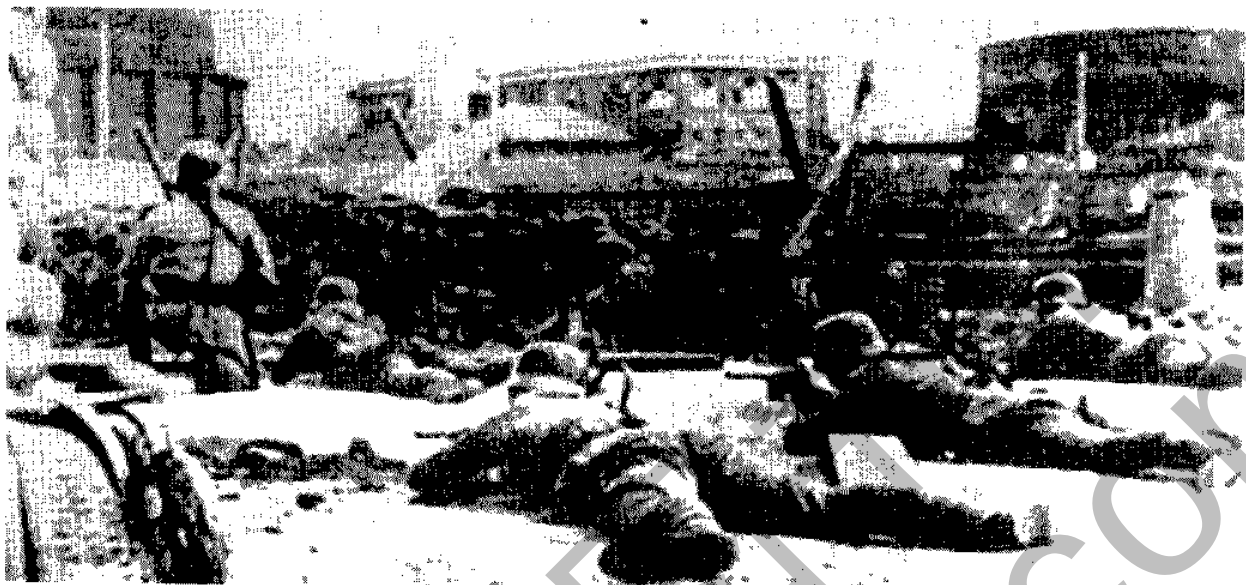
晏勋甫一进门，蒋介石便站起来说：“晏参谋长，豫东的战事，我颇不放心，我要到开封去指挥作战，你去为我准备一下。”

晏勋甫暗自一惊，委员长莫非对长官部的指挥能力感到怀疑？再说开封已距前线不远，万一委座有个三长两短，程长官和他都难脱干系。于是他说：“委员长，从陕西和武汉调运的部队刚刚运抵开封，尚未到达指定地点，胡总司令仍在途中。委员长此时去开封，恐有许多不便。”他本想说，“敌距开封仅数十公里，委员长此刻前往，颇不安全。”但他怕这样会伤害最高统帅的自尊心。

“我主意已定，你去告诉程长官吧。”蒋介石说。

晏勋甫见蒋介石口气坚决，便到长官部去找程潜。当他把蒋介石的意图转告程潜后，程潜一笑说：“哈，土肥原这个小丑，用不着委员长亲自去对付，我和你上开封去。”

“那，我们难道让委员长一个人留在郑州？”



“勋甫兄，这你就不必多虑了，委员长是留在郑州还是回武汉，他自会裁夺。你去把我的意思和委员长说一下。我来着手做出发准备。”

晏勋甫于是又前往地下室，把程潜的打算向蒋介石回报。

蒋介石考虑了一下，说：“那也好，你们赶快去准备吧，我要在郑州再住几天，等到会战有了决胜的把握，我再回武汉去。”

当天下午4时以后，程潜、晏勋甫率部分长官部幕僚及卫兵，分乘数辆大小汽车，沿开郑公路向开封疾驶而去。

程潜抵达开封，全面了解日军活动情况之后，即命令第三十九军刘和鼎部、骑兵第十四旅，与胡宗南军团之第七十八师攻击铁路以北之敌；命令河北朱怀冰部及游击队向贯台猛袭，以阻敌渡河；命令胡宗南军团第一师及桂永清军第三十六师沿铁路两侧地区东进扫荡当面之敌。并与薛岳取得联系，命其率李、宋、俞、桂等军主力向兰封、杨堽集之线前进，夹击兰封—开封间敌军。

但是，土肥原师团主力则利用薛岳兵团主力未及西移之际，分头进击，连克数寨，至24日，已占领罗王车站、罗王寨、曲兴集、三义寨及附近地区，并击溃商震河防部队的阻击，控制了黄河南岸的陈留口、兰封口。而丰嶋支队则乱中取胜，趁隙占领了兰封城。

一连串村寨失守的消息从前方传来，使蒋介石情绪恶劣，心急如焚。而兰封沦陷的消息，则如同在他身旁投下了一颗炸弹，使他大吃一惊，同时也为会战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蒋介石又变得异常忙碌。尽管西有程潜，东有薛岳，指挥两路大军作战，他仍要向前线各军、师、乃至旅、团频频打电话、拍电报、下指示、发电令。

若干年后，当作者撰写此书，查阅兰封会战参战各军战斗详报时，其中“奉蒋委员长谕”、“奉委员长蒋谕”、“委座电话谕”、“委座电令”、“委座指示”等语出现频繁。而且时间记录有不少是在凌晨或深夜。至于程潜、薛岳的命令、指示却为数不多。蒋介石在郑州指挥兰封会战期间如何繁忙，由此可见一斑。

蒋介石越级指挥，调动军队，指示部署的作风，已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所熟知。在一些战役中，战区司令长官或集团军总司令一级尚未接到命令，蒋公便直接与军长、师长一级通电话、发指示，有时不仅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部署被打乱，甚至连中央一级部署也被打乱，造成指挥系统与前线作战将领脱节，为上层指挥官带来麻烦。一次，陈诚就对薛岳说过：“委员长屡次布置的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弄得我们很棘手。”当然，这位蒋介石的心腹干将，也只是背后发发牢骚而已。谁也不敢对委员长当面非议。

东线日军随时可能西犯，而兰封会战却迟迟不能取胜，蒋介石深感形势紧迫，不容拖延，5月25日，他向前线各军发出指示：

此次兰封会战，关系整个抗日战局，胡、李、俞、桂、宋各军应遵照薛总司令所示任务，务于本月28日午后6时30分全线总攻，务于26日拂晓将兰封、三义寨、兰封口、陈留口、曲兴集、罗王寨地区间之敌歼灭。如有畏缩不前，攻击不力者，按律严惩。如战役中建殊勋或歼敌俘获最多者，当特予奖给。希飭所部凛遵勿违为要。

至于前线各军能否于10多小时内将土肥原师团歼灭，蒋介石自然心中有数。但他觉得指示不这样下，不足以强调军情的急迫。

其实，蒋介石这一指示已属多余，程潜与薛岳在此之前已取得联系，策定了围歼土肥原的计划，并向各军下达了攻击任务。一场合围攻坚之战，于25日凌晨全线展开了。

①孔祥熙，字庸之。

2. 夺据点伤亡惨重，历血战铁路通车

罗王寨，地处陇海路北侧，是兰封、开封间几个大村寨之一。其南面有罗王车站，与村寨成犄角之势。日军占领该地，东可以与兰封方面之敌相呼应，西可以窥伺古都开封，并可从而切断陇海路，遮断兰封以东中国军队的补给线。中国军队如要确保铁路运输畅通，扫清铁路沿线之敌，使东、西两路大军合成一气，必须将罗王寨及罗王车站从敌手中夺回。

薛岳将克复此据点的任务赋予李汉魂第六十四军，并命俞济时军第五十八师及胡宗南军第七十八师各一部协同向该地之敌攻击。

罗王车站东、南、北三面地形开阔，西面有一条干涸的河床，车站周围有数处小树林可资隐蔽。李汉魂与第一五五师长陈公侠于24日近晚至罗王车站附近观察地形后，便赋予各部攻击任务：

第一五五师之一团由东面向车站攻击，第五十八师之一团从西面向车站攻击，第七十八师之一团位于车站以北，警戒罗王寨方面之敌，所有攻击部队统归陈公侠师长指挥。

28日拂晓，天空阴霾密布，星月俱无，四野浓黑如墨。一颗绿色信号弹突然划破夜空，已经悄悄逼近车站的攻击部队立即发起冲锋，枪声骤然响起，粉碎了黎明前的沉寂。

日军占领车站后，不敢稍有松懈，在很短时间内，已在车站票房等建筑物墙壁上开凿枪眼，在四周及月台上以沙袋堆成工事，做好固守准备。因交通中断而停留在车站的列车成了他们的活动堡垒。

中国军队攻击开始后，日军立即发射照明弹，部分士兵在房屋和工事内向中国军队射击，另一部分士兵则迅速爬到房顶和树上，居高临下，以轻重机枪向中国军队扫射。



于照明弹惨白的光亮中，第一五五师第九二六团官兵刈麦般倒下，部队伏在车站两百米左右的开阔地上，无法前进一步。团长程汉城即命组织轻重火力，向车站房顶、树上射击。日军的机枪哑了片刻，中弹的日军从树上掉下来，房上也有敌尸滚落。攻击部队趁机从地上跃起，向车站猛扑，但那些沙袋工事和站房的枪眼突又亮起机枪的火舌，密如飞蝗的子弹组成一道死亡之墙，将中国士兵挡在百米之外。

西面第五十八师第三三四团的进攻，也被日军的火力所阻，退至于河内，凭借河堤与车站日军展开对射。

天色渐明，罗王车站从潮水般退去的夜色中钻出来，经过铁丝网、沙袋工事和票房顶上那面太阳旗装点之后的小站，像一头蜷伏在铁路上的狰狞的野兽，使周围的气氛显得有些可怖。

陈公侠见攻击部队无法向前推进，便命第九二八团以一个营从南面侧攻，主力从铁路北侧向车站攻击。但当部队有力向前推进时，一列火车头仅拖数节车厢从站内隆隆驶出，日军从车厢内以机枪向铁路南北猛射。冲到铁路附近的第九二八团官兵遭到突袭，中弹者颇多，不得不急向南、北方向撤退。

随后，日军以列车为活动堡垒往返移动，发动反攻，中国军队前进更加困难。

两军对峙至中午时分，车站北面突然枪声大作，盘踞于罗王寨内之敌集合步、骑、炮兵1000余人增援车站日军。车站北面第七十八师之一团，在日军的不断炮击和坦克的横冲直撞之下，死伤大半，阵地终被突破，第九二六团面临被敌包围的危险。陈公侠急命一个团增援车站附近部队。

车站日军见援军已到，便以列车开路，向第九二六团进行反扑。

位于铁路两侧的两营中国官兵，一面受到罗王寨敌援军的攻击，一面遭到列车上日军的机枪扫射，腹背受敌，四周既无隐蔽物，又无工事壕沟。士兵在敌人的机枪声中成片倒下。

团长程汉城只得命令士兵边打边向东边撤退。日军骑兵这时已驰至阵前，向东迂回，截断了该团的退路。程汉城率官兵向敌阵奋勇冲杀，拼死突围，与敌演成混战。铁路南面的一营官兵试图冲过铁路增援道北的两个营，但被敌火力压迫，无法靠近铁路路基。

在此危急时刻，第九二八团从东面杀来，第七十八师第四六八团于溃乱后，重整队伍，从西北面向罗王寨敌援军侧击，敌阵顿时出现混乱，从东北向罗王寨方向溃退。

程汉城团遭敌围攻，血战之后，伤亡官兵达一营以上。二营营长傅诚亮在与

敌肉搏中牺牲。

西面第五十八师部队在东面友军与敌激战之际，发动猛攻，试图一举冲入车站。但日军火力并未因分散兵力而减弱，攻击未能奏效。

垂暮时分，战况趋于沉寂。陈公侠策马来到董楼军部，向李汉魂报告部队攻击情况。下午，李汉魂已接到蒋介石限25日夜歼灭各据点敌军的指示，然而各部队对一区区弹丸小站围攻竟日，一无进展，心情十分焦急。他与陈公侠分析了攻击不利的原因后，决定以炮兵提前猛轰车站，另以一部将大炮移至距车站1200米处，在发动攻击前，直接向敌工事轰击。又调集迫击炮数十门，到时掩护部队冲锋，另以有力之一部位置于罗王寨以南，切断寨内日军增援之路，并增厚攻击部队兵力，务必于26日拂晓前攻下罗王车站。

但陈公侠却建议推迟攻击时间，他说：“军长，前线各部官兵激战竟日，不但饭吃不上，连水也喝不上一口，天气又是如此闷热，如连续作战，恐士气疲惫，于攻击不利啊。”

“没办法，委座已有指示，限各军于今晚攻克兰封、开封间各日军据点，肃清黄河南岸之敌。如果延误，怎么向委员长交代？”

“军长，一天来，我军第五十八师、第七十八师各部伤亡已逾千人，都已尽到自己的努力，若再以疲惫之师作攻坚战斗，恐不仅损失重大，而且难以奏效。”

李汉魂犹豫片刻，说：“好吧，攻击时间推迟至明日凌晨4时，但必须于26日攻克罗王车站。”

26日拂晓，炮兵首先于远距离向罗王车站射击。当站内火光四起，映红夜空之际，已经移近车站的炮兵对准站内的工事、房屋、列车，直接瞄准射击。顿时，一个个沙袋工事被炸毁，列车中弹，破碎的木板铁皮四处迸飞，被日军作为制高点的站台仓库被数发炮弹一齐命中，房顶上的日军被炸成碎片，与砖瓦一起飞上天空，又散落于月台及铁轨之上。

炮击停止后，天已微明，罗王车站上空浓烟如云。站上断壁残垣依稀可辨，第一五五师师长陈公侠遂命部队于距车站300米处发起进攻。日军借助未被摧毁的工事进行顽抗，但火力已较昨日减弱。陈公侠又命以迫击炮向敌工事瞄准射击，掩护攻击部队冲锋。

天明时分，第九二六团第三营攻入车站，一连占领车站北房，一连占领月台工事，后续部队陆续冲进车站，与敌展开肉搏。

日军且战且退，向站北溃逃，一部则隐藏于车站票房与附近树林之中。

攻入车站的第九二六团正肃清残敌，占领阵地，不料逃至树林中的日军以迫击炮向车站集射，并同时发射毒瓦斯弹。一时间，月台上下，弹火纷飞，毒气弥漫，

第九二六团官兵立足未稳，来不及隐蔽，许多士兵被炮弹炸死或中毒晕倒。

随后，日军从树林和票房内呐喊冲出，向车站内中国军队反扑，一队日军开动仅存的一辆机车，沿月台进退扫射，第九二六团遭内外夹击，一时难以立足，不得不撤出车站。

26日的攻坚战比25日打得更加激烈，更加残酷，第一五五师与第五十八师攻击部队屡次发动冲锋，两度冲入车站，均未能将其占领。

眼看日头已滑过中天，攻击部队仍被日军阻滞于车站数百米之外。炮击已对日军无多大效果，大炮一响，日军即向车站外疏散，而炮火一停，他们又各就各位。军长李汉魂不断催问战况，而攻击部队又屡次受挫，陈公侠心急如焚，恨不得将一个师都调上火线，但围攻一小小车站，阵线短窄，只能逐次使用兵力，大部队蜂拥而上，只会造成重大牺牲。唯一希望只有寄托于夜攻。

陈师长正焦急间，忽接军长命令，于本师位置东面，阻滞火车数列，要他速派两连兵力前往保护，以防遭敌袭击。陈公侠接到命令后，灵机忽来，既然日军可以以列车为活动堡垒，我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命一部士兵携带轻重机枪与手榴弹，于东面乘火车向车站冲锋。同时与第五十八师攻击部队联系，命其到时协同发动进攻。

下午4时之后，一辆机车拖着五节闷罐车厢，从东面向罗王车站冲去。日军顿时慌作一团，欲以手榴弹炸毁铁路，将列车阻于站外，但为时已晚，火车转眼间已冲至站前，车厢内轻重机枪齐发，向月台工事一路横扫，手榴弹冰雹般飞出，月台上日军死者众多，活着的则丢下武器，四散逃窜。

这时，第一五五师、第五十八师两部从东、西两方一齐攻入站内。日军见大势已去，遂向罗王寨方向退却。

此后，日军曾调三义寨、曲兴集方面炮兵，向罗王车站轰击。但由于中国官兵及时疏散，车站虽落弹千余发，人员伤亡无几。随后，罗王寨日军两千余人绕过北面第七十八师第四六八团阵地向罗王车站反攻，也被第一五五师击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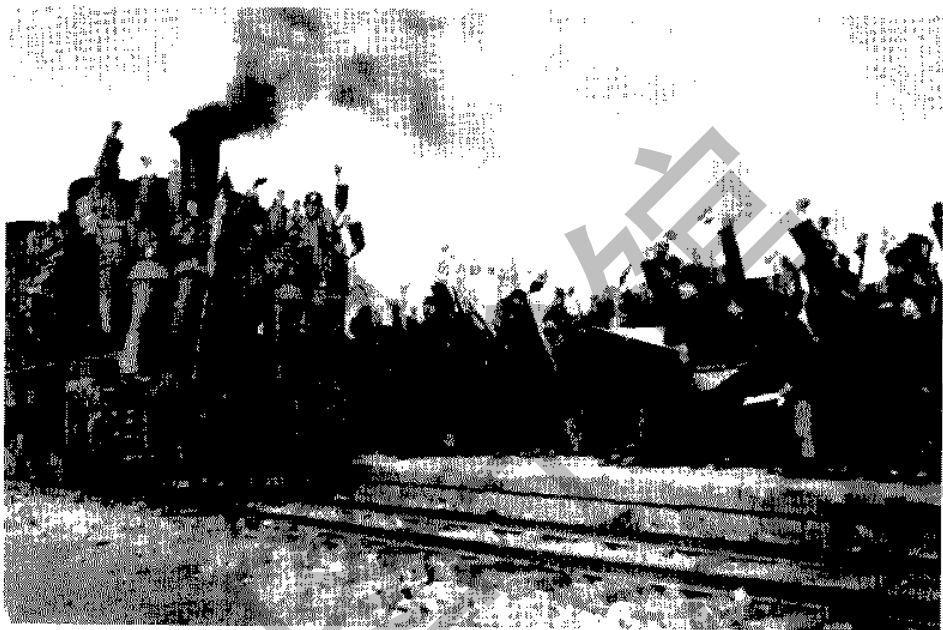
黄昏时分，战况渐趋沉寂，血战两日之罗王车站，终被中国军队确实占领。攻克罗王寨的战斗仍然是残酷而又激烈的。

27日拂晓，第一五五师主力在第五十八师、第七十八师各一部的配合下，从东、西、西北三面向罗王寨发动攻击。日军凭借寨墙、外壕及外围村庄房屋进行顽抗。第一五五师等部在敌炮的射击与敌机的轰炸扫射下，伤亡惨重，进展缓慢。而曲兴集日军则出动步、骑、炮联合兵种，攻击罗王车站及附近的皮寨。第一五五师驻守皮寨的第九二八团全部牺牲。驻守罗王车站的第九二六团与敌展开拉锯战，车站旋失旋得三次，战至最后，所剩官兵已不足两个连，待援兵赶到，才将敌

彻底击退。

28日凌晨，李汉魂命第一五五师联合友军向罗王寨发动夜攻。

防守罗王寨及罗王车站日军为一个联队，其主力在罗王车站。车站一失，寨内日军已感势



孤，士气也因之大挫。于黑夜中，既无空军支援，大炮也失去了应有的威力，在中国士兵的突然袭击下，终于支持不住，向寨北撤退。

陈公侠见罗王寨北面道上车灯闪耀，人马之声隐隐可闻，便命炮兵向寨北面做遮断射击，并命一个团追击溃敌。

天明之后，攻入罗王寨各部清扫战场，见寨内日军横尸遍地，而北门尤多。枪械弹药文件等散遗四隅，未及开走的汽车与炮兵牵引车达十余辆之多。

于罗王寨克复之前，开封—兰封间铁路沿线其他被日军占据的小村落，已相继被中国军队攻克。至此，中断行车数日的陇海铁路恢复通车。

然而中国军队为打通归德以西之陇海路，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第七十一军攻克兰封时牺牲千人以上，而罗王车站及罗王寨之战，仅第一五五师一部，便战死1800余人，负伤1600余人。

在第六十四军等部围攻罗王车站及罗王寨之时，其他各军也正在进行惊心动魄、悲壮惨烈的攻坚血战。

3. 胡宗南率部东进，曲兴集初战告捷

围攻土肥原师团占领的另一主要据点曲兴集的战斗，从24日凌晨开始的。这场攻击战以漂亮的开头打了整整一个星期，以毫无结果告终。

担任攻击任务的部队是胡宗南军团第七十八师和桂永清军第三十六师。

5月16日，胡宗南接到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急电，转达蒋介石命令：兹着第一军即日东开郑州集结待命。除分令备车输送外，希即遵办具报。胡宗南见是委员长的命令，不敢怠慢，当即命令第一军于18日输送，22日输送完毕。胡宗南本人也率军团部幕僚，于22日午后由西安乘火车东进，于23日拂晓抵达开封。



胡宗南

胡宗南，字寿山，别号琴斋，1896年生，浙江孝丰人。黄埔军校第一期生，蒋介石的“小老乡”。是黄埔系第一个进銜陆军上将和战区司令长官的人。

胡宗南少年时代深受辛亥革命的影响，1924年在他人资助下，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因其身高不足一米六，复试未能通过。他离开考场，正在校门口暗自流泪时，被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发现。廖仲恺见他投军心切，便为他写了一张字条：

“……国民革命，急需大批人才。只

要成绩好,身体健康,个子矮一点是不应该不录取的。”胡宗南凭此条去找考官,方被录取。

廖仲恺一张纸条,使胡宗南得以跻身军界,最后成为拥兵40余万的“西北王”。

1926年,胡宗南参加北伐战争,因颇有战功而被擢升为第一师师长。后来,胡宗南又于追击红军的战役中升为第一军军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宗南奉命赴上海,在杨行、蕴藻浜、纪家桥一带阻击日军。由于这一带地势平坦,又无坚固工事,胡军仓促上阵,两个师死伤大半。第一军开至昆山附近整补后,重上战场,但牺牲仍极惨重,在苏州河南岸,一个师几乎打光,师政治部主任沈上达阵亡。上海失守后,胡军开回陕西凤翔附近,经6个月的整补,兵力才渐充实。胡宗南于此期间升任第十七军团军团长,辖第一、第九零两军。

兰封会战结束后,胡宗南奉命率部于信阳一带阻止中原日军南下进攻武汉。1942年,胡宗南晋升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1944年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是年,日酋土肥原领兵12万进攻中原,连克郑州、洛阳、渑池,直逼陕西。胡宗南亲赴华阴,指挥部队在陕州虢略镇和豫西等地阻击日军西侵,后日军主动撤退。胡宗南因此备受蒋介石的重视,于当年7月晋升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并获胜利勋章一枚。

日本投降后,胡宗南拥兵40余万,其势力遍及西北诸省,号称“西北王”。此后,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多次率部进攻延安,但屡战屡败。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攻克古城西安,胡宗南率部据守汉中,与解放军对峙于秦岭一带。

是年11月,胡宗南奉命率部由陕入渝,守卫成都。后成都危急,胡宗南与参谋长罗列等人乘飞机飞往海南岛。所部三个兵团除少数逃往西昌外,大部分起义投诚。待胡宗南被蒋介石召回西昌时,40万大军已土崩瓦解。

1950年,胡宗南逃往台湾,先后任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将顾问等职,1962年病逝于台北。

胡宗南于23日凌晨抵达开封后,便前往拜谒程潜,司令长官对这位军团长寄予很大希望。因为“西路军”眼下仅有刘和鼎第三十九军及商震的新编第三十五师和骑兵第十四旅可以依靠,而刘、商两部相当一部分兵力在担任河防。因此,胡军可谓是“西路军”中唯一的劲旅了。

程潜向胡宗南介绍了敌我双方态势之后,便赋予胡军作战任务,命令胡宗南指挥第一军(欠一团)、第三十六师(欠一旅)与各配属部队立即沿铁路两侧扫荡当面之敌,军之主力向曲兴集及附近之敌攻击。另以一部配合李汉魂军攻击罗

王车站，必要时，策应兰封、开封间第三十九军之河防，第一师之一旅于开封附近负责警备，并准备尔后之机动使用。

平明时分，胡宗南率军团幕僚乘火车到达开封以东的兴隆车站附近。

车站经过激战，从敌手中夺回不久，墙垣上弹痕累累，一些被炮火炸塌的房屋仍在燃烧。车站两侧被炸毁的铁路，正由工人和民夫抢修。第七十八师师长李文，向胡宗南报告了该师两天来的战况。

第七十八师于20日午后开抵罗王车站，随后便奉程潜之命，向铁路两侧正面之敌发动进攻。师之主力两日来连克数寨，现正集结于兴隆集南北一线。

胡宗南率参谋长、李文等人驱车至罗王寨、曲兴集附近视察后，遂命第三十六师第一零六旅于23日夜12时攻击曲兴集；第七十八师主力于罗王寨以西之八里湾、扫街、招讨营一线固守，防敌西窜；另以一部协助李汉魂军攻击罗王车站与罗王寨。

曲兴集位于罗王寨北面，靠近黄河南岸的陈留口。日军占领罗王寨、曲兴集、陈留口一线，进可以攻取开封，退可以从陈留口渡河北窜。为了巩固已占领据点，日军已在曲兴集、罗王寨一带增加步、骑兵达五六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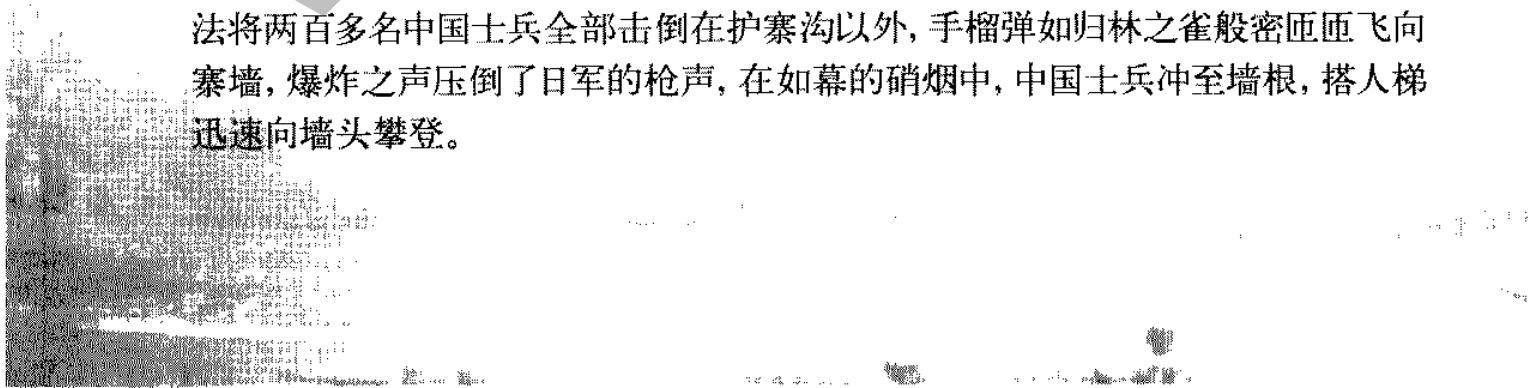
攻克曲兴集的战斗，与攻克兰封与罗王车站相比，可以说是闪电式的。

第三十六师师长蒋伏生黄昏时分已暗暗看好地形：曲兴集南面有一丛树林，而树林与寨墙之间仅隔百余米。当夜10时以后，蒋伏生命第一〇六旅第二二一团以两个连悄悄潜入树林，待攻击时间一到，从林中向寨墙匍匐前进，另命一个连携轻重机枪占领曲兴集附近的韩寨，必要时以火力制压寨内之敌。其余各部准备爬梯，待第二二一团的两个连袭击得手后，一举攻入寨内。

午夜过后，黄河南岸万籁俱寂，曲兴集内有几星灯光闪烁。高大坚固的土寨墙上，日军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墙头掩体内，士兵与机枪共卧，随时准备射击。但是，夜色毕竟太浓了一些，当哨兵的双眼正警惕地盯着黑暗深处时，两百余名中国士兵正在麦窠里向寨墙匍匐前进。当日本兵凭听觉感到麦地里情况异常时，已经有些晚了，条条黑影从护寨沟附近猛然跃起，向寨墙冲来。

第一个发现敌人的日本哨兵张皇地向黑影丛中开了一枪。紧接着，寨墙上步机枪齐发，寨墙内人喊哨鸣，和衣而卧、已经入梦的日军士兵纷纷从一间间农舍里窜出，拈枪登上寨墙，抵御中国士兵的夜袭。

寨墙之外，冲锋的黑影在清脆急骤的枪声中一排排倒下。但日军的机枪已无法将两百多名中国士兵全部击倒在护寨沟以外，手榴弹如归林之雀般密匝匝飞向寨墙，爆炸之声压倒了日军的枪声，在如幕的硝烟中，中国士兵冲至墙根，搭人梯迅速向墙头攀登。



经过一番血腥的拼杀，一百余名中国士兵冲入寨内，与敌展开枪战与肉搏。夜袭取得初步成功。

师长蒋伏生即命韩寨一连士兵向曲兴集寨墙上敌军猛烈射击，以掩护大部从西、南两面发动冲锋。第一〇六旅旅长亲临第一线督战。

但日军的抵抗仍然十分顽强。一部分日军在与冲入寨内的中国士兵展开巷战，一部分日军在寨墙上工事内向寨外猛射。

攻击部队一时被阻于寨外开阔地上。大部队如不迅速攻入寨内，事先冲进寨内的士兵就会有全部牺牲的危险。

紧急中，师长蒋伏生命迫击炮连士兵携炮冲至距寨墙四百米处向墙上工事集射。

迫击炮连还未到达指定位置，寨内便数处起火，光焰烛天——攻入寨内的士兵用手榴弹炸着了几个草堆和房屋，敌阵已出现混乱。

这时，寨外麦地里的迫击炮也开始射击，日军的墙头工事顿时被摧毁数处。

攻击部队趁隙冲至寨墙下，搭起爬梯，奋勇登墙，攻入寨内。

率先攻入寨内的官兵只剩下三四十人，正与层层围上来的日军做殊死搏斗。敌阵一乱，他们便趁机掩杀，周围日军逃脱不及，多被击毙。

寨内日军经过一番拼死抵抗之后，终于挡不住第三十六师官兵的奋勇冲杀，于凌晨3时许从北门溃逃。

由日军1000余人据守的曲兴集，从开始攻击到彻底占领，仅用了两个多小时。

捷报传到军团部，胡宗南大喜。上海一役，第一军了无战功，损失极其惨重，胡宗南很觉脸上无光，这次奉命开来豫东参战，他就想打几个漂亮仗，以重振西北军威风。想不到居然旗开得胜。遗憾的是，第三十六师只是军团配属部队。不过这不要紧，首克敌重要据点这一功，只会记在第十七军团，而不会记在第二十七军头上。他立刻打电话向程潜、蒋介石报告了攻克曲兴集的消息，宣传军团的战果。蒋介石与程潜当然是闻报甚喜，慰勉有加。

4. 敌据点得而复失，军团长脸上无光

但是，克复曲兴集的消息，胡宗南发布得未免早了一些。

当日上午8时许，日军步骑兵2000余人，坦克10余辆，炮20余门，自东北而来，向曲兴集发动反攻。敌先以火炮摧毁寨墙，继而以坦克开路，掩护步兵冲锋。骑兵则携轻重机枪迂回绕袭。

曲兴集东面寨墙大段被炮火炸塌，多处民房中弹起火。硝烟飞尘呛人迷目。第一〇六旅官兵占领村寨后，尚未来得及修复工事，完善防御部署，即遭敌凶猛反扑，一时伤亡惨重。师长蒋伏生为避免重大牺牲，于9时许，下令放弃曲兴集，部队撤至韩寨，与敌对峙。

曲兴集被占领数小时后，复又沦入敌手。

胡宗南闻报大怒，曲兴集旋得旋失，使他陷入尴尬的境地，他如不将该地失守的消息向上峰报告，那几小时之前打给蒋介石、程潜的电话就会有谎报战果之嫌。谎报战果，即使是级别再高的前线指挥官也要受到惩办。但一转脸又向委员长和战区司令长官报告坏消息，使他一个堂堂的军团长实在有些张不开口。想来想去，曲兴集失守的消息，只有让参谋处上报，他再调第七十八师与第三十六师一道，奋力夺回失地。

尽管如此，他仍未躲过蒋介石的批评。当天下午，蒋介石便打来电话，垂询曲兴集有没有从敌人手中夺回。当他回答“我正在调动部队，准备向曲兴集发动攻击”时，蒋介石口气便变得有些难听：“寿山哪，你是怎么搞的，刚刚告捷，旋即失地，那么多部队，怎么连一个小村庄都守不住？！”

“校长，不是……而是……”

“不要跟我讲原因，限你一日之内，把曲兴集夺回来，否则唯军团长是问。”

“请校长放心，明天中午以前，我一定克复曲兴集。”胡宗南说。

但他的保证并未能够兑现。

胡宗南命令第三十六师第一〇六旅及第七十八师之一部于25日凌晨4时联合向曲兴集发动攻击。但由于炮兵准备不及,延至6时才开始向曲兴集发炮。此时,天已大亮,日军3架侦察机自北联袂飞来,在曲兴集至铁路上空盘旋侦察。随后,日军又升起系留气球^①,指挥炮兵向胡军炮兵阵地还击。胡军步兵发动攻击后,8架敌机飞临曲兴集上空,对胡部官兵狂轰滥炸,俯冲扫射,寨内日军步骑兵则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屡次反攻。第七十八、第三十六两师攻击部队伤亡枕藉,遗尸遍野。

攻击终告失败。

25日下午,胡宗南又接到蒋介石要求参战各军务必于今晚全线总攻,于明晨歼灭开封、兰封间敌军的指示。他更是心急如火,拟增厚兵力再攻,但又无兵可调。两日来,陈留口、大、小王庄、青龙铺、梁寨一线战斗紧张,第一师一个旅留在开封附近,另一旅已奉程潜之命协同第三十九军作战;第七十八师之一部又奉命配合第六十四军攻击罗王车站,也已投入战斗,第三十六师第一〇八旅正在铁路以南与日军流窜部队周旋。他只得命令原班人马暂时休息,于26日凌晨再次攻击曲兴集。

但是,曲兴集之敌已陆续增加至三四千人,使得第七十八、第三十六两师的攻击更难有所进展。

至28日凌晨,胡宗南共命所部向曲兴集之敌发动了4次进攻,均告失败。

然而此时,第七十一军已收复兰封,第六十四军已攻克罗王车站及罗王寨,陈留口、兰封口等地之敌也被其他部队驱逐。土肥原师团主力已退据三义寨、曲兴集附近地区。程潜将战报通报各军,胡宗南不免闻之汗颜。

29日凌晨,胡宗南所部向曲兴集发动了第5次攻击,但仍未能成功。这时,归德方面的战况已出现变化,程潜已下令调整豫东战场的战略部署,抽调五师兵力占领淮阳、太康、杞县等地,准备迎击自徐州西犯之敌。并命令胡宗南对曲兴集之敌采取守势,待敌窜动,再全力将其歼灭。

但是,胡宗南觉得自己率部出陕入豫,征程千里,却了无战功,一来和参战诸将领相比不免相形见绌,二来在“校长”面前也不好交代。而他的第十七军团也好像白来河南一趟。于是,他决心置程潜命令于不顾,于31日拂晓向曲兴集之敌发动总攻,以期最后打一个漂亮仗。

胡宗南分析5次攻击未能奏效的原因是炮兵太少,且缺乏弹药,不能有力地摧毁敌人的防守工事,从而造成步兵的重大伤亡。于是,他亲自向长官部催请弹药,并命令新配属于军团的第二〇〇师战车营及独立山炮三营于30日晚8时到

达前线阵地。他则率军团部于31日拂晓前进驻曲兴集附近的杜良寨，亲自指挥战斗。

30日晚，第七十八师、第三十六师、第一〇九师各一部，按照胡宗南的命令到达指定位置。

但是独立山炮营夜半方至，由开封兵站支部补给的1500发山、野炮弹至午夜也未运到，邱清泉的战车营更是迟迟不露其面。胡宗南以电话联系，邱清泉答复部队需于31日上午才能赶到。胡宗南将炮兵部队与战车营看做是攻击获得成功的保证，炮弹运不来，战车营不到，他只得命令各部于原位置待命。

31日上午10时，邱清泉率战车营赶到，由开封兵站支部补给的1500发山、野炮弹也运抵炮兵阵地。胡宗南便下令于当日午后4时发动总攻。

其他参战各军捷报频传，而曲兴集却屡攻不克，胡宗南所部各师、旅、团长也和军团长一样，感到脸上无光，这次总攻，大家都抱着全力以赴，不拿下敌据点誓不罢休的决心。各部士兵休息了一昼夜，体力有所恢复，而且得知军团总司令部调来炮兵及战车部队支援，无不精神振奋，接到命令后，大家都摩拳擦掌，积极做好战斗准备，等待总攻时刻到来。

各部队士气高昂，曲兴集势在必克。

但是午后2时，胡宗南突然接到程潜命令：因战略关系，我豫东鲁西作战各军即日向豫西转移，第十七军团各部停止攻击曲兴集之敌，即行准备向豫西转进。

胡宗南接到命令，只得下令各部做好西撤准备。

即将开始的总攻也因此而停止。

各部官兵爽然若失，胡宗南打一个胜仗的计划落空，更是大失所望。

不过，第十七军团在豫东作战虽然未能一逞军威，伤亡却很大。该军团所部在整个战役中战死1330余人，伤1980余人，就如此小规模战斗而言，也算是尽到了最大努力。

当天下午，胡宗南正与参谋长等人研究撤退方案之际，6架敌机突然飞临军团司令部所在村落上空投弹轰炸，村内数十间房屋被炸毁，军民各伤亡10余人，其中一颗炸弹恰好落在军团司令都院内，房屋被炸塌一角，少校参谋吴（火/介）被炸死，出师未捷的第十七军团团长胡宗南也险些罹难。

① 系留气球，为一银灰色鱼状气球，下方载有日军士兵，通过观测器观察对方阵地，寻找攻击目标，气球有线索联系，可以收回。

5. 俞济时肩负重任，攻坚战惨烈艰难

俞济时第七十四军于5月19日奉命由归德西进，在兰封、民权之间连克数寨之后，于23日接到薛岳命令：第二十师、第一〇六师统归俞济时指挥，于24日攻击三义寨。

三义寨是土肥原师团的重要据点之一。村寨为长约5华里的土寨墙所环绕，寨墙坚厚，高约丈余，东、南、西三面开有寨门。寨墙外，掘有丈余深的护寨沟，沟中有水。东北角寨墙上，有砖砌碉堡一座。东南角寨墙外有茅舍数间。寨东北有土堤两道，一道经寨外小村落柴楼向东北延伸，一道经河渠向东南绵延。河渠距寨约400公尺，渠中水流不断。

三义寨四周地形虽然开阔，但其间尚有数处树丛可资隐蔽。寨外围工事皆为沙土构筑，易被炮火摧毁。于柴楼、宝王寺、河渠一带堤埂纵横。只是东面的国防工事，已被日军占领。

三义寨内守军初为1000余人，后增至3000余人，并配有坦克10余辆、炮10余门。土肥原开始在寨内坐镇指挥，后因中国军队攻寨甚急，他便率幕僚撤至河北贯台指挥师团作战。由于三义寨距黄河颇近，而兰封口河段与柳园口一样，河床狭窄，可以架设浮桥，辅以汽船运送军火给养及增援部队，因此土肥原以三义寨作为师团各部的支点，在寨周围村庄部署相当兵力，以对主据点形成拱卫之势。而兰封口附近日军也可以与寨中日军南北呼应，往来增援。这给第七十四军及其他部队的攻坚战带来极大的困难。

23日晚，俞济时在距三义寨东面10余华里的一个村庄里，召集三个师的师长开会，划定了三个师的攻击路线，第二十师从二坝寨向西攻克敌外围据点后，由北面向三义寨攻击；第一〇六师从薛楼攻克敌外围据点后，从南面土堤向三义寨攻击；俞济时率第五十一师协助二师扫清据点后，从东面向三义寨攻击。新编第

三十五师与第一四一师之一旅担任外围警戒，以防兰封之敌西窜。各部于午夜前到达指定位置，攻击时间定于25日凌晨4时。

俞济时，字良桢，号济士，1902年生，浙江省奉化县人，陆军中将。俞济时18岁时，在奉化一家米店当学徒，一次，他担菜送饭，不慎摔倒，怕老板责打，离家出走，投奔广东族叔、时任黄埔军校军需处长的俞飞鹏。经俞飞鹏保荐，俞济时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由于受训期间刻苦钻研，颇受蒋介石青睐，毕业后即留在蒋介石身边担任侍卫，于1930年升任警卫第一师师长。1932年改任第五军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刚上任便奉命赴上海参加“一·二八”抗战，在战斗中，俞济时亲率部队对敌发动反攻，腹部受重伤，后经德国租界医院治愈。

1935年，俞济时被任命为皖、浙、赣“剿匪”指挥官，率部开赴安徽太平一带，进剿以邢维固、方志敏、粟裕等领导的抗日先遣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俞济时升任第七十四军军长，下辖第五十一、第五十八两师。奉命由汉口开往上海，参加淞沪抗战。后又参加南京保卫战。第七十四军在两大战役中损失惨重。南京沦陷后，部队集中在湖北一带整训。

抗战末期，俞济时任蒋介石侍卫长，后又任第三十六集团军司令，国民政府参军处军务局局长等职。随蒋介石去台湾后，曾任“总统府”第三局局长，是蒋介石的患难心腹之一。

在这次兰封会战中，蒋介石和薛岳都把俞济时第七十四军当做克敌制胜的主力军之一，故命该军为克复三义寨的主攻部队。

围攻三义寨的战斗，打得艰难而又惨烈。

三师攻击部队从25日起，经过三天的浴血奋战，方攻克部分外围据点。兰封口与三义寨内日军，不断伺机反攻，给中国军队造成很大的伤亡。

由于日军外围防线逐渐受到压迫，兵力逐渐向三义寨周围集中，所以越靠近三义寨，其据点越难攻克。柴楼、河渠两处后来成为攻守两军争夺的焦点。经过敌机反复投弹轰炸之后，经过不断的炮击和坦克碾压之后，经过多次残酷的争夺战之后，小村几乎被夷为平地，断壁残垣之下，到处躺着中日士兵的尸体。在柴楼争夺战中，敌出动坦克数辆，掩护步兵进行反攻，第二十师攻击部队牺牲惨重。后俞济时调来邱清泉战车营之一连助战，中国军队阵前出现坦克，对于日军来说，其罕见程度仅次于空中出现中国飞机。面对中国坦克的炮击和一往无前的冲锋，敌坦克退缩了。敌坦克一退，步兵阵脚便开始混乱。第二零三团团团长纪鸿儒见状，即率部向敌兵冲杀，试图将敌消灭于阵前，但未能成功。于惨烈的白刃战中，纪鸿儒饮弹阵亡，两名营长也英勇牺牲。

27日，兰封口、三义寨日军又向第二十师已克据点杨圪垯发动反攻，敌先出动



飞机狂炸，继而又升起系留气球，指挥炮兵猛轰，然后出动步、骑兵反扑。第二十师副师长率第一一九团往返冲杀，与敌肉搏，阵地失而复得4次，血战至下午，始将敌彻底击退。第一一九团官兵也伤亡大半。

第五十一师攻击部队进至三义寨附近时，也遭日军反攻，与敌成对峙状态。

此时，兰封已经收复，薛岳即命新编第三十五师、第六十一师、第八十七师各派一部协助第七十四军扫清三义寨外围阵地，并命桂永清军第四十六师负责接守已克据点，另以一部从南面向三义寨攻击。

三义寨已完全陷于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

6. 攻击部队胜利在望, 形势骤变无奈退兵

28日上午, 俞济时来到第五十一师阵地后方, 与师长王耀武一道挑选精壮士兵500名, 组成奋勇队, 携带轻便武器, 作为先锋, 向寨东南角攻击, 师之主力则指向寨东门。

中午时分, 天朗气清, 阳光炫目, 头天傍晚一场大雨, 洗尽了战场上的硝烟飞尘。三义寨的土寨墙被炮火炸塌的地方, 已被日军连夜修好。太阳旗仍在墙头迎风飘扬。距三义寨东南一个小村里, 500名奋勇队员正整装待发。

1时30分, 第七十四军炮兵开始向三义寨轰击。平静了半日的原野上, 又震荡着隆隆的炮声。三义寨内浓烟四起, 墙头那面太阳旗也在一团硝烟腾起之后, 不见了。随后, 500名奋勇队员在浓密火力掩护下, 向三义寨冲去。十余名队员怀抱轻机枪, 一路扫射, 寨外的日军警戒部队在中国士兵勇猛的冲锋下, 仓皇向北逃窜, 企图从东门退入寨内, 师长王耀武即命主力部队向东门发动攻击。

但是, 当奋勇队冲到护寨沟边时, 前进遇到了困难, 护寨沟宽1丈5尺左右, 沟中水深五六尺, 沟壁陡峭, 难以攀登, 一些奋勇队员跳下壕沟, 鳊至对面, 但好不容易爬上沟沿, 便被寨墙上日军打死。大部分队员被阻于沟外麦地中, 在敌人的火网下进退不得。

东面攻击部队在击毙了数十名企图逃进寨内的日军之后, 冲至距寨墙二百余米处, 也被日军火力所阻, 寨内之敌凭借墙头碉堡和既设工事顽强抵抗, 轻重机枪构成浓密弹幕, 使中国士兵难以前进。

俞济时在指挥所附近一所房顶上用望远镜观察前线战况, 见攻击部队被阻于敌火力网内, 进退不得, 迅速从房上下来, 冲进指挥所, 以电话命令王耀武:

“把迫击炮运上去, 把敌人的墙头工事、碉堡都给我敲掉! 听见了吗? 对, 用迫击炮狠狠地敲!”

王耀武当即调集十余门迫击炮，命士兵携至距寨四百米处，向寨墙上的工事碉堡轰击。但这一措施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敌立即以步兵小炮还击，数门迫击炮被敌火摧毁，十余名士兵被炸死炸伤。余皆就地疏散隐蔽。

王耀武见敌人炮火猛烈，以迫击炮摧毁敌寨头工事碉堡已不可能，即命以轻重火力掩护攻击部队撤退。

这次攻击，以伤亡数百人而告失败。

当天晚上，俞济时接到各师报告，第六十一师已占领外围据点管寨，第四十六师攻至寨南面，刻与敌对峙中。新编第三十五师已接替兰封城防及附近国防工事……

这些消息使俞济时感到振奋，他综合上述情报分析，三义寨内敌军已陷入孤立无援状态，攻坚战已胜利在望。他与参谋长及军部幕僚会商之后，向所部下达了如下命令：

一、敌情及友军位置（略）；

二、军决心以主力于明（29）日拂晓前向敌两翼包围，一举将三义寨之敌击破于黄河南岸，并将残敌捕捉而歼灭之。主攻方向在右翼杨圪垯方面；

三、第二十师应即确实巩固占领线，以一部向兰封口之敌攻击，主力攻击三义寨北面之敌；

四、第五十一师应于现在阵线向三义寨东南、东北两方面之敌猛攻；

五、攻击开始时间为明（29）日午前4时30分。

29日拂晓的攻击，一开始是比较顺利的。攻击部队在炮火掩护下，迅速向前推进。但是当部队攻到距寨仅有百余米的地方，前进便困难了，日军不仅凭借墙头工事居高临下扫射，隐藏于寨外草房内和堤埂后的敌人也突然开始射击。俞军攻击部队遭到几方的火力封锁，变得寸步难行，随后，寨内日军又以掷弹筒向匍匐在开阔地上的中国官兵抛射。

密集的机枪声已分不出轻重缓急，炸弹爆炸声响成一片。俞军攻击部队不断有人牺牲。英勇的中国官兵利用敌照明弹发射的间歇，匍匐前进，一寸寸接近护城沟。但是由于士兵们携带着爬梯与跳板，行动很不灵便。

天明时分，攻击部队终于运动至距寨墙数十公尺处，正待发起进攻，四架敌机突然飞来，敌机在灰暗的天空中结队盘旋一圈，随即分开，寻找攻击目标。顷刻间，一串串重磅炸弹在寨墙外的中国士兵之间爆炸，猖獗的敌机欺负中国军队没有防空炮火，不时做超低空飞行，向匍匐在田野里的中国军队扫射。震耳欲聋的呼啸声和咯咯的机枪声响彻三义寨上空。

后方阵地上，一名营长见攻击眼看就要成功，竟遭敌机狂轰滥炸，抱起一挺

轻机枪，向鹞子般低飞的敌机愤怒地射击。敌机折而向阵地俯冲扫射，数名士兵中弹牺牲，这位营长也身负重伤。

三义寨内日军趁机以轻重机枪向攻至寨前的中国军队猛烈扫射，并以掷弹筒频频抛射；日军炮兵则向第五十一师阵地全线轰击。攻击部队为减少伤亡，不得不互相掩护，撤回原地。

第二十师攻击兰封口部队也遭到日军的顽强抵抗。中午时分，日军出动步骑炮联合兵种800余人，在8辆坦克掩护下，向第二十师杨圪塄、梁圪塄阵地反攻。第一五五团团团长刘泮水率一营人向敌迂回侧击，于激战间，胸中数弹，牺牲于阵前。

俞济时见攻击在即将成功时遭敌挫败，焦躁而又愤怒，命全军于晚6时30分再次进行攻击，不惜一切牺牲，歼灭三义寨之敌。

第五十一师全体官兵立即投入紧张的攻击准备中。炮兵则将阵地向前推进，准备在攻击前摧毁敌寨墙工事。

下午6时，炮兵开始射击，步兵则将跳板、竹梯等攻寨所需器材及摧毁寨墙的炸药等运至阵地线附近。担任攻击任务的官兵全部进入战壕，待命冲锋。

6时30分，第五十一军阵地发出三声号炮，正面攻击部队从战壕中跃出，向三义寨东门冲去。师之主力则携带攻寨器材，分别向三义寨东南、东北角逼近。

三义寨经过半小时炮击后，浓烟弥天，火光四起，敌墙头工事也被摧毁数处，那座砖砌碉堡也变成了一堆残砖烂瓦。在墙头奔跑就位、做抵抗准备的日军士兵遥遥可见。第五十一师各路攻击部队在顺利向前推进。但正于此时，俞济时突然接到薛岳急电，命令：

以各方情况均有变化，我军战线急需调整，对三义寨等地区之敌军改取守势。本(29)日午后6时30分，各师应就现有位置以小部队出击，8时30分停止。然后交替防备，并需禁止灯火，以秘密我军调整阵线。各师就新位置后，以小部队出击，担任佯攻，掩护主力撤入后方。

俞济时看罢电令，不禁叹息一声，说：“现在只有眼睁睁让日寇跑掉了，这叫我俞济时何以对得起阵亡于三义寨前的官兵！遗憾、遗憾啊！我实在不明白，这一仗眼看就要获得全胜，薛总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命令我们撤退？！”